

滄海叢刊

古典今論

唐翼明 著



滄海集刊

古典今論

這是一本中國古典文字的研究論文集。作者以嚴謹的態度、精細的眼光，或探討一個時代的審美好尚與演變趨勢，或剖析各別作家作品的思想內涵與藝術風格。視野廣闊，文筆酣暢。值得古典文學的研究者與愛好者一讀。

ISBN 957-19-1355-3 (82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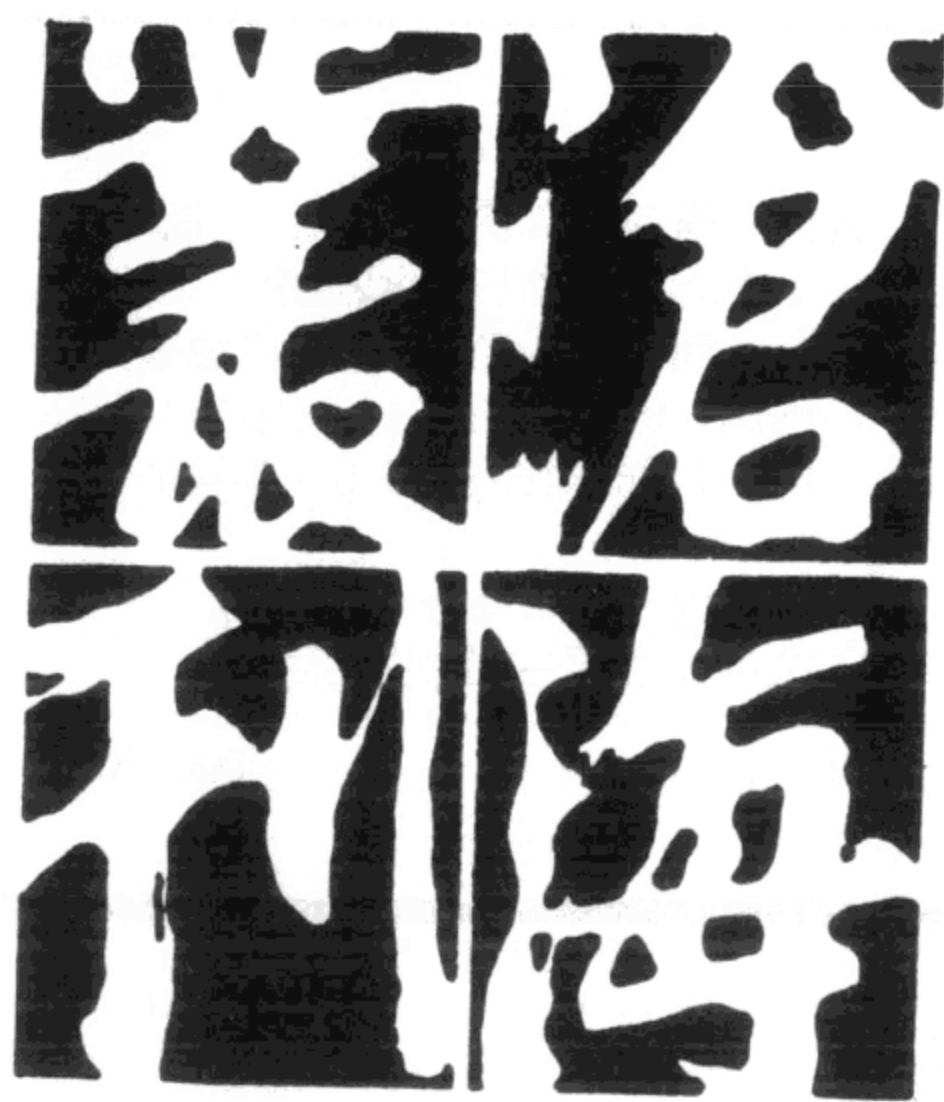


00170



9 789571 913551





古今論

唐翼明 著

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

古典今論／唐翼明著．初版．--臺北市
：東大出版：三民總經銷，民80
面； 公分．--（滄海叢刊）
ISBN 957-19-1354-5（精裝）
ISBN 957-19-1355-3（平裝）

1.中國文學—論文，講詞等
2.中國文學—批評，解釋等

820.7

80003044

© 古 典 今 論

著 者 唐翼明

發行人 劉仲文

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

六十一號二樓

郵撥／〇一〇七一七五——〇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

編 號 E 82058

基本定價 叁元柒角捌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9-1355-3（平裝）

古典今论

唐振楚题



自序

收在這本集子裏的是我批評中國古典文學的十篇舊作，寫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間。七篇作於大陸，時在武漢大學，三篇作於美國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。其中〈李白的失敗與成功〉與〈讀霍小玉傳，兼論鶯鶯傳及李娃傳〉兩篇曾發表於北京的《文學遺產》雜誌，〈論「通倪」〉發表於上海的《文藝理論研究》，〈別開異徑的杜甫七絕〉發表於廣州的《學術月刊》，〈陶詩「任真」說〉載武漢大學《哲學社會科學論叢》專輯，〈思想解放與唐傳奇的繁榮〉載武漢師範學院（後改為湖北大學）漢口分部《學報》。〈重讀楊家將〉曾經縮寫發表於紐約《華僑日報》書林版。其餘三篇則是未經發表過的。

序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是我自己全面研讀中國古典作品的時期，所以這十篇論文涉及的面很廣，討論的問題也很雜。一九八五年以後，我研究的重點漸漸集中到魏晉，尤其是《世說新語》一書。其成果後來部份地反映在我的博士論文 *The Voices of Wei-Jin Scholars: A Study of Qingtan* 裏。同時，在師友的影響下，我另一部份興趣則轉向當代文學。我和幾個朋

友在紐約組織了一個以創作與研究當代文學為旨趣的「晨邊社」，不務正業地寫了好些批評當代文學的論文——不料此刻倒似乎成了我的正業。

文學批評是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接受，一種解讀，一種審美再創造。每個閱讀者都同時是一個批評者。作品經過閱讀者的批評，而其中特別是形諸文字的文學批評家的批評，而變為活潑潑的生命。一切文學作品都需要批評。現代作品如此，古代作品更是如此。而且，如果後代子孫甘心丟掉自己的傳統則已，否則這種批評還必須世世代代不斷地做下去。前人的批評只能供我們的參考，而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批評。對於古典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，也就有一代人的批評。這種批評，不是重複，而是更新。古代文學作品的當代生命完全取決於當代對它的批評，批評愈多，生命愈豐富。而徹底地未經當代批評的古代作品，對於當代人而言，就幾乎是沒有意義的，沒有生命的。正是在世世代代，不斷更新的批評中，古代的文學作品，乃像一部管弦樂譜，在其演奏的過程中不斷獲得聽眾——讀者的新的反響，使本文從詞語的物質形態中釋放出來，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。

於是，我乃敢於將這些舊作集了起來，名之曰「古典今論」，為這場偉大的演奏增加一分微弱的音色，以獻給那些在這個物質豐盛、人慾橫流的現代工商社會裏仍覺需要精神的滋養、且未能忘情於傳統的乳汁的人們。

古典今論 目次

目次 一 / 一

自序·····	一
論「通悅」——建安時代的思想解放與文學革新·····	一
從建安到太康——論魏晉文學的演變·····	二五
陶詩「任真」說·····	一一七
李白的失敗與成功·····	一三五
別開異徑的杜甫七絕·····	一五三
遠去筆墨畦徑——試論李賀詩的章法特色·····	一六七
思想解放與唐傳奇的繁榮·····	一八三

讀〈霍小玉傳〉，兼論〈鶯鶯傳〉及〈李娃傳〉……………	一九七
重讀《楊家將》——試論有關作者、版本諸問題……………	二二一
論《長生殿》的主題及其矛盾問題……………	二五三

論「通悅」

——建安時代的思想解放與文學革新

劉師培在《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》第三課〈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〉中說：「建安文學，革易前型」，並列舉建安文學四大特點，曰清峻、通悅、騁詞、華靡。其後魯迅先生在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》一文中贊同劉師培的意見，僅易數字，使更確切，曰清峻、通悅、華麗、壯大。

建安文學這四大特點中，清峻、華麗、壯大都是好理解的，且為人們所習知。獨「通悅」一詞的內涵不易把握，除建安文學外，似乎也不見此詞用於評論其他時代或作家的風格。

因此，弄清「通悅」一詞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和時代意義，以及它用於文風時究竟指出一種什麼樣的文學現象，這對於我們深入學習和研究建安文學是必要的、有益的。

「通倪」這個詞本來是用來形容一種作風或處世態度的。「通」，《說文》：「達也。」「倪」，《廣韻》：「輕也。」有簡易、疏略等含義。「倪」，有時也寫作「脫」。「通倪」（或「通脫」）作為連語，就現有資料來看，始見於漢魏之際。如《三國魏志·王粲傳》：

（粲）乃之荊州依劉表，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倪，不甚重也。

《晉書·袁耽傳》：

耽字彥道，少有才氣。倜儻不羈，為士類所稱。桓溫少時游於博徒，資產俱盡，尚有負，進思自振之方，莫知所出，欲求濟於耽，而耽在艱，試以告焉。耽略無難色，遂變服懷布帽，隨溫與債主戲。耽素有藝名，債主聞之而不相識，謂之曰：「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。」遂就局，十萬一擲，直上百萬。耽投馬絕叫，探布帽擲地。曰：「竟識袁彥道不？」其通脫若此。

《北史·盧思道傳》：

思道字子行，聰爽俊辯，通脫不羈。……然不持操行，好輕侮人物。

《北史·文苑李文博傳》：

又有魏郡侯白，字君素，好學有捷才，性滑稽，尤辯俊。……通脫不持威儀，好為俳諧雜說，人多愛狎之。

《南史·任昉傳》：

性通脫，不事儀形。喜愠未嘗形於色，車服亦不鮮明。

皆是其例。

從上面幾個例子來看，「通脫」或表現為「不事儀形」，或表現為「倜儻不羈」，或表現為「滑稽」「俳諧」。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不講究威重，不拘守禮儀。《左傳》僖公三十二年載王孫滿評論秦師的話，有「無禮則脫」一語，杜注曰：「脫，易也。」又《史記·禮書》云：「凡禮始乎脫，成乎文，終乎稅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曰：「脫，猶疏略也。始，初也。言禮之初尚疏略

也。」似乎「脫」（或「悅」）這詞從一開始就是同「威重」、「禮儀」對立的。「脫」（或「悅」）就是「無禮」或「疏乎禮」，加上一個「通」字，就更明確了這一詞語擺脫禮儀束縛的含義。

「通悅」作為一種為人處世的作風或態度，顯然有背於正統儒家重視禮法的主張。儒家最講「威重」、最重「禮儀」，所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，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^①。」要「服有常色，貌有常則，言有常度，行有常式。立則磬折，拱若抱鼓。動靜有節，趨步商羽。進退周旋，咸有規矩^②。」而「通悅」的核心是求簡易、不拘束，正是要打破繁文縟節的束縛，甚至於對這些加以渺視。「禮豈為我輩設也^③！」阮籍這話很能代表一般通悅之士的態度。

漢朝自武帝以後，儒術獨尊，東漢以還，經學尤甚。儒學從內容到形式，都變得愈來愈煩瑣，愈來愈僵化，愈來愈成為思想的桎梏。班固指出當時煩瑣的章句竟達到「說五字之文，至於二三萬言」的地步^④。西漢經學家秦延君以十餘萬字釋「堯典」二字，以三萬字釋「曰若稽古」

① 分別見《論語·學而》、《論語·顏淵》。

② 見阮籍《大人先生傳》。

③ 見《世說·任誕》。

④ 見《漢書·文藝志序》。

四字，卽其顯例。豈但章句之學如此，吉凶賓軍嘉各種禮儀也都是煩瑣得叫人難以忍受的。晉葛洪《抱朴子外篇·省煩》追述兩漢禮儀煩碎之病說：「人倫雖以有禮爲貴，但當令足以敍等威而表情敬。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，拜起俯伏之無已邪？往者天下乂安，四方無事，好古官長，時或修之。至乃講試累月，督以楚撻，晝夜修習，廢寢與食；經時學之，一日試之，執卷從事，案文舉動；黜謫之罰，又在其間，猶有過誤，不得其意。」結果是「五禮混撓，雜飾紛錯，枝分葉散，重出互見，更相貫涉。舊儒尋案，猶多所滯，駁難漸廣，異同無已，殊理兼說，歲增月長。」兩漢儒門禮儀之煩瑣、虛僞於斯可見。

物極則反。東漢末年，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衝擊了正統的封建秩序，上下顛倒，尊卑混亂，禮法的傳統地位開始動搖。由於天下不安，四方多事，儒生們失去了皓首窮經的條件，煩瑣的章句之學也就行不通了，學術不得不起變化；統治階級也不再升降揖讓、拜起俯伏的暇閑，煩瑣的禮儀同樣行不通了，習慣不得不起變化。一些有識之士（特別像居於領袖地位的曹氏父子）也看到了儒術的弊病，便有意無意地提倡刑名之學以補救儒術之偏。同時，漢末社會的動亂不安，百姓的流離死亡使許多士人產生了死生無常的感嘆，發出了及時行樂的呼聲。這些人往往到老莊的齊物出世的思想中去尋求寄托。這些條件滙集到一起，終於使儒學衰落，異端興起。老莊玄學、外來佛教，漸煽漸熾，以至盛極一時。當清談、奉佛爲南朝統治階級所崇尚而終於成爲一種時髦的社會風氣的時候，固然是害民誤國，弊病叢生，但是當老莊、釋氏興起的初期，它們無疑地起

着動搖儒家正統地位、促進思想解放，在政治上配合着新興的門閥士族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作用。

對儒門繁瑣虛偽的禮教的厭惡，想要擺脫這種禮教拘束的願望，同老莊的自然無爲、佛家的清靜寡欲的主張結合起來，便很容易形成一種凡事求簡易、不喜拘束、率真任情、反對矯飾的作風和處世態度，這便是「通悅」。從「通悅」再進一步，加上些及時行樂的成分，便是「放達」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在魏晉時代，言行「通悅」就意味着思想解放，它包含着對傳統禮法的輕視，頗有一點要求「個性自由」的味道。

魏晉時代，「通悅」、「放達」的人很不少，其著者如三曹、嵇阮都是。《三國魏志·武帝紀》裴注引《曹瞞傳》曰：「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，好音樂，倡優在側，常以日達夕。被服輕綃，身自佩小鞶囊，以盛手中細物，時或冠幘帽以見賓客。每與人談論，戲弄言誦，盡無所隱，及歡悅大笑，至以頭沒杯案中，肴膳皆沾汚巾幘，其輕易如此。」曹植史稱其「性簡易，不治威儀。輿馬服飾，不尚華麗。」又說他「任性而行，不自彫飾」^⑤，他自己在詩裏也寫道：「滔蕩固大節，時俗多所拘。君子通大道，無願爲世儒。」^⑥「這真是夠通悅的了，所以吳淇說：「其曰『滔蕩固大節』，晉室放誕之風已肇於此矣」^⑦。」只有曹丕複雜一點。《三國魏志·陳思王傳》

⑤ 並見《三國魏志·陳思王傳》。

⑥ 見曹植《贈丁翼》。

中說他「御之以術，矯情自飾」，似乎是並不通說的。其實這不過是爲了政治鬭爭而化了妝，並不是本來面目。試看他在王粲死的時候，竟要送葬者每人學一聲驢鳴來紀念王粲，就可知道他也並不那麼矯情，並不那麼一本正經^⑧。傅玄在《舉清遠疏》裏說：「魏武好法術，而天下貴刑名；魏文慕通達，而天下賤守節。」就明明說他也是尚通說的。傅玄是西晉人，去建安不遠，我們應該相信他的話吧。至於阮籍，《晉書》說他「任性不羈」，「不拘禮教」，其子阮渾「有父風，少慕通達，不飾小節」^⑨；嵇康呢，《晉書》說他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飾」^⑩，嵇康自己也說他「不涉經學，性復疏懶」，「不堪」「人倫」之「禮」，「朝廷」之「法」^⑪，可見嵇阮也是尚通說，或說放達的。

類似的例子還很多，《世說新語》一書就載有不少。如《任誕》篇云：「劉伶恒縱酒放達。」又注引《晉陽秋》曰：「（謝）尚性輕率不拘細行。」又注引《名士傳》曰：「（阮）修性簡任。」又注引《竹林七賢傳》曰：「後（阮）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。」又云：「張季鷹縱任不拘，時人號爲江東步兵。」又《德行》篇云：「王平子、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，或有

⑦ 見吳湛《選詩定論》。

⑧ 見《世說·傷逝》。

⑨ 並見《晉書》本傳。

⑩ 見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。

⑪ 見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。

裸體者。」又《簡傲》篇注引鄧粲《晉紀》曰：「（王）澄放蕩不拘，時謂之達。」總之，在魏晉時代，「通悅」，或「放達」，的確是上層人士、尤其是所謂「名士」中的普遍風氣。這風氣是從建安開始的。

「通悅」之士除不講究威重、不拘守禮儀之外，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尚情。因為厭惡禮教的虛偽矯飾，他們便提倡自然率性、欣賞真情流露，而不顧忌這種「情」（及表達這種情的方式）是否合於「禮」，或者說不願意用「禮」來規範自己的「情」。他們自認為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」^⑫。《世說·傷逝》載王徽之奔喪，索琴而彈；《任誕》篇載阮籍哭鄰家處子，盡哀而去，都是好例。

因為「通悅」是同禮法名教相對立的，所以通悅之士同正統的儒士便互相瞧不起，在政治上地位也往往站在互相反對的地位。例如劉表是漢末儒門「八及」之一，是正統派人物，在政治上則是豪門世族割據勢力的代表，而被劉表所瞧不起的「通悅」的王粲終於離他而去，依附於新興的曹氏集團，這是意味深長的。又如依附司馬氏集團的何曾很不滿內心忠於曹魏的「通悅」的阮籍，罵他「恣情任性」，是「敗俗之人」^⑬，屢次勸司馬昭殺掉他。再如依附司馬氏的嵇喜，儘管是嵇康的哥哥，卻被阮籍加以「白眼」，被呂安目為「凡鳥」^⑭。

⑫

《世說·傷逝》載王戎語。

⑬

見《世說·傷逝》注引千寶《晉紀》。